

中国名画家全集·古代卷



八大山人全集

下

崔自默 编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
八大山人全集

崔自默、编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


目 录

八大山人全集·上

生平概论 008

离家遁世 011→015

借酒癫狂 016→027

隐逸托志 028→035

儒家脉统 036→042

画以载道 043→045

【作品赏析】 046→191

八大山人全集·中

艺术赏析 004

禅心诗志 010→014

打通南北 015→018

见怪不怪 019→028

委曲求全 029→035

为道日损 036→047

疏而不失 048→052

笔墨相悦 053→063

静穆崇高 064→069

【作品赏析】 070→191

八大山人全集·下

印语简编 004→013

传记简编 014→019

【作品赏析】 020→171

年表简编 172→191

印
语
简
编



从铃盖在八大作品上的印章可以得知，八大山人先后使用过的名号达二十多个，从这些变化着的名号，亦可察见其人生历程与艺术心迹。

陈鼎《八大山人传》记述八大山人“八岁即能诗，善书法，工篆刻，尤精绘事”，可以推测他的印章应该多出己手，现见者有 101 枚^[1]。

因为被画、书法和诗名所掩，八大山人的印章一般不为人重视，但他的印章每每很有创意，构思奇特，可以说具有构成学与符号学的意味。

(1)“西江弋阳王孙”“雪衲”“释传紫印”“刃庵”“法堀”“灯社紫衲”“八大山人”“个山”“人屋”“字曰年”“学学半”“拾得”

“西江弋阳王孙”“雪衲”“释传紫印”“刃庵”“法堀”“灯社紫衲”“八大山人”“个山”“人屋”“字曰年”“学学半”“拾得”一组印，既是八大山人名号的演进过程，也是他艺术发展的轨迹。

(2)“钝汉”“净土人”“枯佛巢”“土木形骸”“个相如吃”

一直彷徨着的八大山人，由剃发、参禅、归宗到还俗，经历着一个无比复杂的心旅。“伪僧”身份，乃是他不得已的权宜之方。34岁在画上铃盖“净土人”印，实际上，身处空门他也作不得“净土人”，即便是在看似最专心的时段，即28岁入颖学弘敏门起至47岁时师示寂止（1653～1672），他心底也从未平静过。自34岁时八大山人就用“钝汉”、“枯佛巢”印，41岁时则用“土木形骸”印，“土木形骸”语可见《晋书·嵇康传》：“美词气，有风仪，而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饰，人以为龙章凤姿，天质自然。恬静寡欲，含垢匿瑕，宽简有大量。”八大山人也许有以嵇康自喻之意，不是快慰，而是悲伤。64岁时又用“个相

[1]《八大山人全集》第4卷第909～914页。



八大山人



释传綦印



刃庵



净土人



夫闲



个相如吃

[1] “子贡南游于楚，反于晋，过汉阴，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，凿隧而入井，抱瓮而出灌”，“有机械者必有机事。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。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，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载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为也”，“汝方将忘汝神气，堕汝形骸，而庶几乎”。见《庄子集解·外篇·天地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106页。

[2] 同上第2卷第252页。关于“十洲三岛”之说等仙学，可参胡孚琛、吕锡琛《道学通论·道家、道教、仙学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99～517页。

[3] “修至道，诀在于志，不在于富贵也，苟非其人，则高位厚货，乃所以为累耳。何者？学仙之法，欲得恬愉澹泊，涤除嗜欲，内视反听，尸居无心……”见《论仙》，《抱朴子内篇校释》卷二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17页。另“不得仙亦无妨于为圣人”、“任自然，有身而不私，有生而不营，存亡任天，长短委命，故不学仙，亦何怪也。”见卷八《释滞》，同书第155页。

[4] “海上之有好沝鸟者，每旦之海上，从沝鸟游，沝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：‘吾闻沝鸟皆从汝游，汝取来，吾玩之。明日之海上，沝鸟舞而不下也。’”见《列子集释·黄帝篇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68页。比《列子》这个故事早的，是《吕览·精谕》中有“海上之人有好蜻者”的故事，情节类似，只是“蜻”而不是“沝鸟”。

如吃”印，这些印语都表明他的内向性格。他并不是满足于自己的愚钝木讷，而是恨自己无能，无武勇之身，与“木人”无异，同时也是自嘲只能大智若愚、不敢机灵。

(3) “六六洞天”“夫闲”“画瓮”“可得神仙”“忝鸥兹”

虽在一段时间内身份为僧人，但在八大山人的内心世界里，终其一生是近道的。在34岁为僧于进贤介冈灯社住持时，他即在画上署“广道人”、“灌园长老”。返俗后，他过着绝学无忧闲道人的日子，并在57岁用“六六洞天”，58岁时用“夫闲”、“画瓮”两印，意在逃离器市的愿望，追随庄子所说的那“抱瓮而出灌”^[1]的老者。李白亦有“抱瓮灌秋蔬，心闲游天云”的诗句。59岁直至终年，八大则常盖“可得神仙”一印，又书“采药逢三岛，寻真遇九仙”^[2]诸句，足见其“求仙”之心。仙法的“静寂无为，忘其形骸”^[3]，不正符合此刻八大的心境需要么？非仙亦圣、非圣亦仙，不私不营、一任于天，此乐何极！在69岁所作《荷花》册页上，八大题有“忝鸥兹”三字，此外他还有“忝鸥兹”一印，取典于《列子》“海上之有好沝鸟者”^[4]



法堀



拾得

之寓言，乃是劝诫人们，心动于内则形露于外，机心内萌连鸟都会知道的。八大反对机心，追求真诚，他生活在理想中，与现实拉开了距离。

(4) “一笑而已”“掣颠”

41岁使用“一笑而已”印，这种“笑”，其实是无奈与痛苦；它产生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。他压抑着，试图看破、放下、随缘、自在，“一笑而已”，却最终没能做到。53岁时八大在临川癫狂了，大哭大笑，混舞于市，两年后，竟然撕破僧服并焚之。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酸的情景，他的哭是真哭，而笑也是哭，他自愚而愚人。也许解决痛苦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没有理想。逃避现实是方便之路，但事实证明，这不适合于八大山人。生活的痛苦可以解脱，但内心责任的重压是摆脱不掉的；其他一切均可“一笑而已”，惟独这责任，是例外的。随着清政府江山已固，对遗民及汉仕政策相对放宽，这也许使八大萌发了重新选择后半生的道路的念头。他尝试着走入市井，与人交游；然而，世事维艰，人心惟危，天真而理想的八大，经常碰得头破血流。

52岁时，八大山人钤盖“掣颠”一印。说自己癫狂、疯子的时候，那一定还是清醒的，何况，他自己也承认是“佯狂”。八大在《瓮颂》诗，其三曰：“若日瓮头春，瓮头春不见。有客豫章门，佯狂语飞燕。”明确“佯狂”一意。^[1]另八大《题画花》：“还将细笔作生涯，头面于今也不差。阳狂特酒甘风子，一去房州三朵花。”特酒佯狂的“甘风子”，“佯狂垢污，恃酒好骂，落魄于廛市间，酒酣耳热，大叫索纸，以细笔作人物头面，动以数

[1] 汪子豆编《八大山人书画集》第1册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262页。



浪得名耳

十，然后放笔如草书法，以就全体，顷刻而成，妙合自然”^[1]，如此不可端倪的画技，为八大所钦；而“三朵花”，为“异人”，“常戴三朵花，莫知其姓名”，“能作诗，皆神仙意”。八大则特羡慕其能年老埋名。可见，他的开始“掣颠”——乃是有酝酿、有预谋的“癫狂”，亦足见其心理压力之大。

(5) “何负”“浪得名耳”“白画”

儒家的社会责任感，在八大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了的。若谓八大内心尚有痛苦的话，便是不能尽其儒道。八大山人 57 岁即返俗后，在画上用“何负”一印。“何负”二字，当是这种心态的旁证：何负于我？我负于何哉？59 岁八大常用“浪得名耳”与“白画”二印，这两印说明他实在不稀罕虚名，或者说他感觉到文士浮名于现实无补、于心境无补、于世态无补。这也同时显示出他的儒家脉统，有社会责任心与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意愿。

在满足了物质生存需要之后，精神的满足成为必然，名誉即为其中之一。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“立名者，行之极也”（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），而这“名”亦不过是行吾之道，否则，名有何益？八大的艺术，只求当下心安，那是他赖以寄托与超脱的东西，是使他一切的妒恼怨恨削减到最低限度的力量。画艺对于八大而言，只是一个精神寄托、

[1] 邓椿《画继》，《中国画论》，安徽美术出版社 1995 年版，卷 1 第 800 页。



驴屋人屋

修身养性之工具，但是，正因为其目的之纯、用志之专，直握艺术之本真、直抵大美之灵府，实至而名归。

(6) “驴”“驴屋人屋”“技止此耳”

八大山人之于禅旨的浸润，是会自然流露并作用于生存现状的。56岁(1681年)那年，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不甚雅致的名号：“驴”。八大名“杓”，但未必耳朵特大；驴、驴屋、驴屋驴、人屋，这些字眼实际上与禅典有直接关联的。

“从谏与文远论义。远曰：‘请和尚立义。’师曰：‘我是一头驴。’远曰：‘我是驴胃。’师曰：‘我是驴粪。’远曰：‘我是粪中虫。’”另：“长沙景岑招贤禅师，问：‘南泉迁化，向甚么处去？’师曰：‘东家作驴，西家作马。’”^[1]另：“诸佛体圆，更无增减，流入六道，处处皆圆。万类之中，个个是佛。譬如一团水银，分散诸处，颗颗皆圆；若不分时，只是一块。此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种种形貌，喻如屋舍，舍驴屋，入人屋，舍人身，至天身，乃至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屋，皆是汝取舍处。所以有别，本源之性，何得有别？”^[2]

“驴”、“驴屋人屋”、“技止此耳”等印语，不仅是显露自己的开悟，对无关紧要的外壳的势欲抛舍，而且，更是有着一种自谑、自怜、自激与自责之意在焉。他讥讽自己笨而无能，“技止此耳”。八大山人心地坦诚、不以“驴”为意，或以为他这一

[1] 普济《五灯会元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上册第203页、208页。

[2] 《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》，《禅宗语录辑要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。



驴



在美



涉事



遥属

举动与“狂禅”之风有所仿佛，而狂禅也正是八大所在的临济宗的特色之一；但是无论如何，八大既已超越了宗派筌蹄，其意是远在言外的。他的“驴”字印自 56 岁癫狂期一直用到 75 岁，那决非缠绵于自己僧人情结，而是这种“自质感”的挥之弗去。

(7) “口如扁担”“其喙力之疾与”“八还”

在癫狂一阵之后，八大又哑了。“一日，忽大书‘哑’字署其门，自是对人不交一言。然善笑而喜饮益甚。”（邵长蘅《八大山人传》）如此行为，乃有深意，不是无缘无故。56 至 59 岁数年间，八大画上用“口如扁担”和“其喙力之疾与”两印，意在自策自警。

“口如扁担”出于禅典：“言无展事，语不投机，承言者丧，滞句者迷”，“口似扁担，你等作么生商量？”^[1] 病从口入、祸从口出，缄默无言、苦不堪言，无法推脱、闭口谢绝，全在于斯；其“哑”，正与其“癫狂”互为表里，蕴藉无穷，千载寂寥，冷暖自知，夫复何言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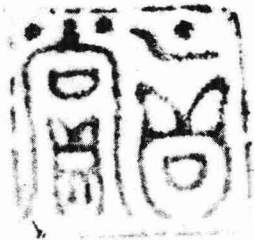
59 岁使用的“八还”印，词句或出自《楞严经》“八还辩见”，或《老子》“其事好还”，印文字形上互相借用勾连。有意思的是，还可以读解为“半僧半仙”。在篆刻的方寸之间，八大山人已经赋予了他独特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趣味。

(8) “在美”“涉事”“遥属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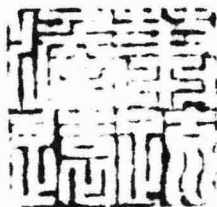
八大山人的观物比德，不仅仅停留在画中的题材上，而是把非凡的思想内容，融化于非凡的艺术形式之中^[2]，清浊、大小、短长、疾徐、哀乐、刚柔、迟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疏，相济相和，万物之德，转化为他的艺术之道。65 岁八大山人“黄竹园”斋号，用“黄竹园”印章。66 至 68 岁时八大用斋号“在美山房”，有几方不同的“在美”印章。65 岁始他新启用印章“涉事”，也开始在画上落款“涉事”二字。69 岁始他使用“遥属”一印，有所期盼、寄托、安慰。八大山人能在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里挺过来，乃是以画载道。神明外见，万物有情，他与他的画与自然，三位一体，可见其透彻之“诚”。他在画中实践着“慎其独”、“诚

[1] 普济《五灯会元》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，中册第 327 页。

[2] 黑格尔认为，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内容的表达阶段，“以形式消灭内容”。见黑格尔《美学》，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，第 1 卷第 96 页。



真赏



萧疏淡远

其意”，他常在画上大书“涉事”二字，其意安在？看他自释曰：“……人且劣也，必频登而后可以无惧，是以斗胜也”，“文字亦以无惧为胜，矧绘事？故予画亦只曰‘涉事’”^[1]，可见，“涉事”即其画事，“无惧为胜”，其诚慎至于此般境地，故能克人克己、跨古跨今。

(9) “白云自娱”“萧疏淡远”“真赏”

41岁逾不惑之年，八大山人使用“白云自娱”和“萧疏淡远”印，那是他永恒的大美追求。“山中何所有？岭上多白云。只堪自怡悦，不可持赠君”，南朝陶弘景的境界，八大用艺术来寄托心志，冷静心态。简而净，净而静，静而远，如果说八大的画中有禅意的话，即表现于斯。境至静，思之由浅而深，由近而远。意念一净，见闻觉知，万境不染。“萧条澹泊，此难画之意。画者得之，览者未必识也。故飞走迟速、意浅之物易见，而闲和严静、趣远之心难形”。^[2]

八大山人75岁后晚年的画作上，每有笔墨殊胜之作，辄钤一方篆文不大好认的印，曰：“真赏”。他知道艺术与人生的不易，他在翘首知音之“真赏”，不仅仅在当时，而更在未来。今天，他的期盼实现了，其异代知音可谓多矣！

(10) “灯社”“耕香”“怀古堂”“芸窗”“禊堂”“此堂”“篇轩”“黄竹园”“何园”“在芙山房”“晋字堂”

24岁八大山人即在进贤冈灯社潜心佛教与艺事。31岁他随颖学弘敏至奉新县新兴乡芦田创建耕香院，46岁定居耕香

[1] 若《花果鸟虫册》以及68岁所作的《鱼鸟卷》诸作。见《八大山人全集》第4卷第744～747页、第5卷第1217页。

[2] 欧阳修《鉴画》、《唐宋八大家书系·欧阳修卷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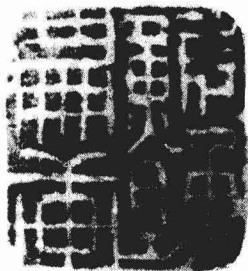
在芙山房



黄竹园



禊堂



鰕鮓篇轩



何园



怀古堂

院。在他的画作上，34岁时的“灯社”、41岁时的“耕香”、46岁时的“怀古堂”、53岁的“芸窗”、56岁的“此堂”“禊堂”、58岁时的“鰕鮓篇轩”、61岁时的“黄竹园”、64岁时的“何园”、66岁的“在芙山房”、68岁时的“晋字堂”、75岁时的南昌城东“寤歌草堂”，都是八大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通过这些斋号，既可以得知八大的生活足迹，也可以窥见他的艺术心声。

如“怀古堂”，表明了他的内心矛盾，他叹息“人心不古”，恨自己不能如古人一样彻底地践履南山采薇之志。“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”；“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。曰归曰归，心亦忧止”^[1]。西山采薇，刻画残生，怀故国、思古贤之志，他只能在理想中

[1] 朱熹集注《诗集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16、105页。

实现了。再如“黄竹园”，语当本自传周穆王西游所作《哀民诗》，有句云“天子乃休，日中大寒，北风雨雪，有冻人，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，乃宿于黄竹”，山人以“黄竹”自号，乃是忧国忧民、悲人悯己。再如“褰堂”和“晋字堂”，表明八大书法的审美趣向，他常临《兰亭序》，他向往晋人修褰田园的自得自在，风度翩翩。曹植有诗句云：“闲居非吾志，甘心赴国忧。”^[1]本来，曹植是有远大志向和非凡抱负的，是很想为国建功立业的，他有《白马篇》、《美女篇》、《鰕觥篇》、《杂诗》及《求自试表》，皆在表达责任天下的强烈愿望。《鰕觥篇》句云：“鰕觥游潢潦，不知江海流。燕雀戏藩柴，安识鸿鹄游。世士此诚明，大德固无俦。驾言登五岳，然后小陵丘。俯观上路者，势利惟是谋。讎高念皇家，远怀柔九州。抚剑而雷音，猛气纵横浮。泛泊徒嗷嗷，谁知壮士忧。”八大山人以“鰕觥篇轩”为室名，可知其志。

(11) 花押印和齿形印

八大山人独特的花押印以及一些解构重组的文字，暗含着也许只有他自己才彻底明白的特殊寓意，与在他画上怪僻的连笔落款一样，有着“隐语”性；这自然与他的遗民身份有关，他只能在画和诗中使用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符号和形式图样。

八大使用过的连笔落款，计有“三月十九日”、“个相如吃”、“忝鸥兹”、“拾得”、“何园”等五种，均寓较深含义^[2]。58岁时八大山人使用“二九一十八生”一印，莫名其妙。69岁时画上出现花押印，时值明亡五十年整，故普遍认为此花押为“三月十九日”五字的连写；另有“十月三日”之花押，颇有意味。

在八大山人的用印中，最意味的莫过于他的“齿形印”（或称“口齿印”、“屐形印”），始于他60岁（1685年）时，可以识作“个山”、“个山人”、“一仙”、“一山人”、“山人口如扁担”。今所见者有8种之多，彼此之间形状略有差异。^[3]



晋字堂

[1] 曹植《杂诗六首》。《文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3册第1364页。

[2] 杨仁恺主编《中国书画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529页。

[3] 《八大山人全集》第4卷第912页第64，第913页第74、78、80、84，第914页第86、93、98。谢稚柳释之为“山人口如扁担”，见《故宫文物》月刊，1994年3月，总第8卷第12期，第86～87页。

传记
简编



1. (清)邵长蘅《八大山人传》

八大山人者，故前明宗室，为诸生，世居南昌。弱冠遭变，弃家遁奉新山中薙发为僧。不数年竖拂称宗师。住山二十年，从学都常百余人。临川令胡君亦尝闻其名，延之官舍，年余，意忽忽不自得，遂发狂疾。忽大笑，忽痛哭竟日。一夕，裂其浮屠服焚之，走还会城。独身徜徉市肆间。常戴布帽，曳长领袍，履穿踵决，拂袖翩跹行。市中儿随观哗笑，人莫识也。其侄某识之，留止其家，久之，疾良已。

山人工书法，行楷学大令、鲁公，能自成家。狂草颇怪伟，亦喜画水墨芭蕉、怪石花竹及芦雁汀凫，倏然无画家町畦，人得之，争藏弃以为重。饮酒不能尽二升，然喜饮。贫士或市人、屠沽邀山人饮，辄往，往饮，辄醉，醉后墨沈淋漓，亦不甚爱惜。数往来城外僧舍，雏僧争鬻之索画。至牵袂捉衿，山人不拒也。士友或馈遗之，亦不辞。然贵显人欲以数金易一石不可得，或持绫绢至，直受之曰：“吾以作袜材。”以故贵显人求山人书画乃反从贫士、山僧、屠沽儿购之。一日，忽大书“哑”字署其门，自是对人不交一言，然善笑而喜饮益甚。或招之饮，则缩项抚掌笑声哑哑然，又喜为藏钩拇阵之戏，赌酒胜，则笑哑哑，数负，则拳胜者背，笑愈哑哑不可止。醉则往往唏嘘泣下。

予客南昌，雅慕山人，属北兰澹公期山人就寺相见，至日大风雨，予意山人必不出。顷之，澹公驰寸札曰人侵蚤已至。予惊喜趣呼，与冒雨行相见，握手熟视大笑。夜宿寺中剪烛谈，山人痒不自禁，辄作手语，已乃索笔书几上相酬答，烛见跋不倦。

澹公语予，山人有诗数卷藏篋中，秘不令人见。予见山

人题画及他题跋皆古雅，间杂以幽涩语，不尽可解。见与澹公数札极有致，如晋人语也。

山人面微赭，丰下而少髭。初为僧，号雪个，后更号曰人屋、曰驴屋驴、曰书年、曰驴汉，最后号八大山人云。

澹公杭人，为灵岩继公高足，亦工书，能诗，喜与文士交。赞曰：世多知山人，然竟无知山人者，山人胸次，汨渤郁结，别有不能自解之故。如巨石窒泉，如湿絮之遏火，无可如何，乃忽狂忽暗，隐约玩世，而或者目之曰狂士、曰高人，浅之乎知山人也，哀哉！

予与山人宿寺中，夜漏下，雨势益怒，檐溜潺潺，疾风撼窗扉。四面竹树怒号，如空山虎豹，声凄绝，几不成寐。假令山人遇方凤、谢翱、吴思齐辈，又当相扶携恸哭至失声，愧予非其人也。

2. (清)陈鼎《八大山人传》

八大山人，明宁藩宗室，号人屋。人屋者，广厦万间之意也。性孤介，颖异绝伦。八岁即能诗，善书法，工篆刻，尤精绘事。尝写菡萏一枝，半开池中，败叶离披，横斜水面，生意勃然；张堂中，如清风徐来，香气常满室。又画龙，丈幅间蜿蜒升降，欲飞欲动，若使叶公见之，亦必大叫惊走也。善诙谐，喜议论，娓娓不倦，常倾倒四座。父某，亦工书画，名噪江右，然喑哑不能言。

甲申国亡，父随卒。人屋承父志，亦喑哑。左右承事者，皆语以目；合则颔之，否则摇头。对宾客寒暄以手，听人言古今事，心会处，则哑然笑。如是十余年，遂弃家为僧，自号曰雪个。未几病颠，初则伏地呜咽，已而仰天大笑，笑已，忽踊跃，叫号痛哭。或鼓腹高歌，或混舞于市，一日之间，颠态百出。市人恶其扰，醉之酒，则颠止。岁余，病间，更号曰个山。既而自摩其顶曰：“吾为僧矣，何可不以驴名？”遂更号曰个山驴。数年，妻子俱死。或谓之曰：“斩先人祀，非所以为人后也，子无畏乎？”个山驴遂慨然蓄发谋妻子，